

国难回，只好投奔楚国，后代以盖余之名为氏，即盖余氏。

烛庸氏 烛庸亦因有国难回而投奔楚国，子孙以其名为氏，即烛庸氏。也是历史上的复姓。

庆忌氏 庆忌是王僚的幼子，在专诸杀王僚时年纪尚小，幸免于难，后流亡楚国。庆忌是个爱国者，当他得知越王勾践准备进攻吴国时，就从楚国返回吴国劝说夫差杀掉伯嚭等奸臣以便和越国谈判，但夫差不接受他的意见，后庆忌被杀，庆忌留下楚国的子孙便以庆忌为氏。庆忌氏是中国历史上的复姓。

夫余氏 夫余氏是历史上的复姓。吴光的弟弟夫概与吴光一同进攻楚国，当吴光进入郢都并留住郢都时，夫概私自领兵回吴国自立为吴王，后被吴光回师时击败，逃往楚国，他留在吴国的后裔即改为夫余氏，意即夫概家族剩余之人也。夫余氏有部分人迁徙朝鲜，衍成朝鲜的大姓。朝鲜百济王室即为夫余氏，极可能就是夫概的后裔。

堂谿氏 夫概失败后逃往楚中，吴国的内讧使楚国十分高兴，楚昭王封夫概于堂谿（今河南西平县西），子孙以封地为氏，是为堂谿氏。堂谿氏也是历史上的复姓，今已极少。

常寿氏 古时复姓，传说为仲雍之后。又从常寿氏分出常氏和寿氏。常寿氏亦有彭祖之后，因为彭祖之寿命很长之故。

寿氏 寿氏由常寿氏分化而来，还有部分寿氏是吴王寿梦之后。寿氏分布较广，南北都有，汉有寿光侯，晋有寿冲，南朝刘宋有宦官寿寂之，他杀死了刘宋暴君刘子业。

闾氏 闾氏是吴王闾阖（吴光）的后代，吴光去世后，后裔中有以其名闾阖中的“闾”字为氏。后代盍氏即由闾氏演化而来，闾氏与盍氏人数极少，属罕见姓氏。

吴太伯世家第一

司马迁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

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圻，是为虞仲，列为诸侯。

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疆鸠夷立。疆鸠夷卒，子馀桥疑吾立。馀桥疑吾卒，子柯卢立。柯卢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处立。禽处卒，子转立。转卒，子颇高立。颇高卒，子句卑立。是时晋献公灭周北虞公，以开晋伐虢也。句卑卒，子去齐立。去齐卒，子寿梦立。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

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后为二：其一虞，在中国；其一吴，在夷蛮。十二世而晋灭中国之虞。中国之虞灭二世，而夷蛮之吴兴。大凡从太伯至寿梦十九世。

王寿梦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将子反而奔晋，自晋使吴，教吴用兵乘车，令其子为吴行人，吴于是始通于中国。吴伐楚。

十六年，楚共王伐吴，至衡山。

二十五年，王寿梦卒。

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馀祭，三曰馀昧，四曰季札（《左传》载寿梦还有第五子名厥由，编者注）。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

王诸樊元年。诸樊已除丧，让位季札。季札谢曰：“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矣’。君义嗣，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材，愿附于子臧之义。”吴人固立季札，季札弃其室而耕，乃舍之。秋，吴伐楚，楚败我师。

四年，晋平公初立。

十三年，王诸樊卒。有命授弟馀祭。欲传以次，必致国于季札而止，以称先王寿梦之意，且嘉季札之义，兄弟皆欲致国，令以渐至焉。季札封于延陵，故号曰延陵季子。

王馀祭三年，齐相庆封有罪，自齐来奔吴。吴予庆封朱方之县，以为奉邑，以女妻之，富于在齐。

四年，吴使季札聘于鲁，请观周乐。为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歌《郑》。曰：“其细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

荡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歌《魏》。曰：“美哉，飒飒乎；大而宽，俭而易，行以德辅，此则盟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风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邶》以下，无讥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也。”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诎，近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见舞《象箭》、《南龠》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护》者，曰：“圣人之弘也，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及之？”见舞《招箭》，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燾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无以加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观。”

去鲁，遂使齐。说晏平仲曰：“子速纳邑与政。元邑无政，乃免于难。齐国之政将有所归；未得所归，难未息也。”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是以免于栾高之难。

去齐，使于郑。见子产，如旧交。谓子产曰：“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以礼。不然，郑国将败。”

去郑，适卫。说遽瑗、史狗、史鳅、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曰：“卫多君子，未有患也。”

自卫如晋，将舍于宿，闻钟声，曰：“异哉！吾闻之，辩而不德，必加于戮。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犹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殡而可以乐乎？”遂去之。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

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家乎！”将去，谓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将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于难。”

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

七年，楚公子围弑其王夹敖而代立，是为灵王。

十年，楚灵王会诸侯而以伐吴之朱方，以诛齐庆封。吴亦攻楚，取三邑

而去。

十一年，楚伐吴，至雩娄。

十二年，楚复来伐，次于乾溪，楚师败走。

十七年，王馀祭卒，弟馀昧立。

王馀昧二年，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代立焉。

四年，王馀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让，逃去。于是吴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则王馀昧后立，今卒，其子当代。”乃立王馀昧之子僚为王。

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败而亡王舟。光惧，袭楚，复得王舟而还。

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来奔，公子光客之。公子光者，王诸樊之子也。常以为吾父兄弟四人，当传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国，光父先立。即不传季子，光当立。阴纳贤士，欲以袭王僚。

八年，吴使公子光伐楚，败楚师，迎楚故太子建母于居巢以归。因北伐，败陈、蔡之师。

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钟离。初，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

伍子胥之初奔吴，说吴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为戮于楚，欲自报其仇耳。未见其利。”于是伍员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专诸，见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于野，以待专诸之事。

十二年冬，楚平王卒。

十三年春，吴欲因楚丧而伐之，使公子盖馀、烛庸以兵围楚之六、灊。使季札于晋，以观诸侯之变。楚发兵绝吴兵后，吴兵不得还。于是吴公子光曰：“此时不可失也。”告专诸曰：“不索何获！我真王嗣，当立，吾欲求之。季子虽至，不吾废也。”专诸曰：“王僚可杀也。母老子弱，而两公子将兵攻楚，楚绝其路。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空无骨鲠之臣，是无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而谒王僚饮。王僚使兵陈于道，自王宫至光之家，门阶户席，皆王僚之亲也，人夹持铍。公子光佯为足疾，入于窟室，使专诸置匕首于炙鱼之中以进食。手匕首刺王僚，铍交于匈，遂弑王僚。公子光竟立为王，是为吴王阖庐。阖庐乃以专诸子为卿。

季子至，曰：“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谁犯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乱，立者从之，先人之道也。”复命，哭僚墓，复位而待。吴公子烛庸、盖馀二人将兵遇围于楚者，闻公子光

弑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于舒。

王阖庐元年，举伍子胥为行人而与谋国事。楚诛伯州犁，其孙伯鼯亡奔吴，吴以为大夫。

三年，吴王阖庐与子胥、伯嚭将兵伐楚，拔舒，杀吴亡将二公子。光谋欲入郢，将军孙武曰：“民劳，未可，待之。”

四年，伐楚，取六与灊。五年，伐越，败之。

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吴。迎而击之，大败楚军于豫章，取楚之居巢而还。

九年，吴王阖庐请伍子胥、孙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对曰：“楚将子常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阖庐从之，悉兴师，与唐、蔡西伐楚，至于汉水。楚亦发兵拒吴，夹水陈。吴王阖庐弟夫概欲战，阖庐弗许。夫概曰：“王已属臣兵，兵以利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袭冒楚，楚兵大败，走。于是吴王遂纵兵追之。比至郢，五战，楚五败。楚昭王亡出郢，奔郢。郢公弟欲弑昭王，昭王与郢公奔随。而吴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报父仇。

十年春，越闻吴王之在郢，国空，乃伐吴。吴使别兵击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击吴，吴师败。阖庐弟夫概见秦越交败吴，吴王留楚不去，夫概亡归吴而自立为吴王。阖庐闻之，乃引兵归，攻夫概。夫概败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复入郢，而封夫概于堂溪，为堂溪氏。

十一年，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都。

十五年，孔子相鲁。

十九年夏，吴伐越，越王勾践迎击之携李。越使死士挑战，三行造吴师，呼，自刭。吴师观之，越因伐吴，败之姑苏，伤吴王阖庐指，军却七里。吴王病伤而死。阖庐使立太子夫差，谓曰：“尔（而）忘勾践杀父乎？”对曰：“不敢！”三年，乃报越。

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为太宰。习战射，常以报越为志。

二年，吴王悉精兵以伐越，败之夫椒，报姑苏也。越王勾践乃以甲兵五千人栖于会稽，使大夫种因吴太宰嚭而行成，请委国为臣妾。吴王将许之，伍子胥谏曰：“昔有过氏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缙方娠，逃于有仍，而生少康。少康为有仍牧正。有过又欲杀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于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于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后遂收夏众，抚其官职。使人诱之，遂灭有过氏，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今吴不如有过之强，而勾践大于少康。今不因此而灭之，又将宽之，不亦难乎！且勾践为人能辛苦，今不灭，后必悔之。”吴王不听，听太宰嚭，卒许越平，

与盟而罢兵去。

七年，吴王夫差闻齐景公死而大臣争宠，新君弱，乃兴师北伐齐。子胥谏曰：“越王勾践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吊死问疾，且欲有所用其众。此人不死，必为吴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务齐，不亦谬乎！”吴王不听，遂北伐齐，败齐师于艾陵。至缙，召鲁哀公而征百牢。季康子使子贡以周礼说太宰嚭，乃得止。因留略地于齐、鲁之南。九年，为骆伐鲁，至，与鲁盟乃去。十年，因伐齐而归。十一年，复北伐齐。

越王勾践率其众以朝吴，厚献遗之，吴王喜。唯子胥惧，曰：“是弃吴也。”谏曰：“越在腹心，今得志于齐，犹石田，无所用。且《盘庚之诰》有颠越勿遗，商之以兴。”吴王不听，使子胥于齐，子胥属其子于齐鲍氏，还报吴王。吴王闻之，大怒，赐子胥属镂之剑以死。将死，曰：“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为器。抉吾眼置之吴东门，以观越之灭吴也。”

齐鲍氏弑齐悼公。吴王闻之，哭于军门外三日，乃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吴王乃引兵归。

十三年，吴召鲁、卫之君会于橐皋。

十四年春，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六月(戊)[丙]子，越王勾践伐吴。乙酉，越五千人与吴战。丙戌，虏吴太子友。丁亥，入吴。吴人告败于王夫差，夫差恶其闻也。或泄其语。吴王怒，斩七人于幕下。七月辛丑，吴王与晋定公争长。吴王曰：“于周室我为长。”晋定公曰：“于姬姓我为伯。”赵鞅怒，将伐吴，乃长晋定公。吴王已盟，与晋别，欲伐宋。太宰嚭曰：“可胜而不能居也。”乃引兵归国。国亡太子，内空，王居外久，士皆罢敝，于是乃使厚币以与越平。

十五年，齐田常杀简公。

十八年，越益强。越王勾践率兵（使）[复]伐败吴师于笠泽。楚灭陈。

二十年，越王勾践复伐吴。二十一年，遂围吴。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败吴。越王勾践欲迁吴王夫差于甬东，予百家居之。吴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刭死。越王灭吴，诛太宰嚭，以为不忠，而归。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音宏）览博物君子也！

吴太伯世家第一（白话译文）

吴太伯和他的弟弟仲雍都是周太王的儿子，王季历的哥哥。季历很贤能，又有一位圣明的儿子昌，太王想要立季历而传位给昌。因此太伯、仲雍就一起逃奔到荆蛮，在身上刺了纹彩，又剃除头发，以表示不可以当国君，来避让季历。季历果然继位，是为王季，而昌后来也因而继位为文王。太伯逃奔到荆蛮以后，自号为句吴。荆蛮人崇敬他的义行，因而归顺于他的有一千多家，拥立他为吴太伯。

太伯去世，因为没有儿子，所以就由弟弟仲雍继位，是为吴仲雍。仲雍去世，由儿子季简继位。季简去世，由儿子叔达继位。叔达去世，由儿子周章继位。这时周武王已经克服殷朝，寻找太伯、仲雍的后人，找到周章。周章已经是吴的君长，因此就封他于吴，又封周章的弟弟虞仲于周室北边以前的夏圻之地，是为虞仲，位在诸侯之列。

周章去世，由儿子熊遂继位。熊遂去世，由儿子柯相继位。柯相去世，由儿子疆鸠夷继位。疆鸠夷去世，由儿子余桥疑吾继位。余桥疑吾去世，由儿子柯卢继位。柯卢去世，由儿子周繇继位。周繇去世，由儿子屈羽继位。屈羽去世，由儿子夷吾继位。夷吾去世，由儿子禽处继位。禽处去世，由儿子转继位。转去世，由儿子颇高继位。颇高去世，由儿子句卑继位。这时晋献公消灭了周北的虞公，以开辟晋国攻伐虢国的通道。句卑去世，由儿子去齐继位。去齐去世，由儿子寿梦继位。寿梦即位以后，吴国开始日益强大，自称为王。

从太伯建立吴国，传了五代到武王战胜殷朝，封他的后代为两个诸侯：一个为虞，在中国境内；一个为吴，在夷蛮地区。又传了十二代，晋国消灭了在中原地区的虞国。中原地区的虞国灭亡了之后，又传了两代，蛮夷地区的吴国逐渐兴起。总计从太伯传到寿梦共有十九代。

吴王寿梦二年，楚国的出亡大夫申公巫臣因为与楚将子反有嫌怨，逃奔到晋国，又从晋国出使到吴国，教导吴国用兵乘车之道，又叫他的儿子担任吴国掌管接待国宾的行人之官，吴国从此开始与中原国相往来。吴国并且派兵去攻伐楚国。十六年，楚共王派兵攻伐吴国，直到衡山。二十五年，王寿梦去世。寿梦有四个儿子，大儿子叫诸樊，二儿子叫余祭，三儿子叫余昧，小儿子叫季札，季札很贤能，寿梦想要传位给他，季札谦让不肯接受，于是才立长子诸樊，由他代理行事，秉持国政。

吴王诸樊元年，诸樊服丧已经期满，让君位给季札，季札推辞道：“当年曹宣公去世的时候，诸侯和曹国人民都认为曹君不义，想要拥立曹成公的

庶兄子臧为国君，子臧就逃离曹国，以成全曹成公，君子以为他能坚守节义，你依照礼法应该继位，还有谁敢冒犯你？担任国君并非我在节义上所应做的事，我虽然没有什么才干，心中宁愿合于子臧的节操。”吴国人坚决要拥立季札为国君，季札不得已，就抛弃了自己的家室，到田野去耕种，表示拒绝的决心，吴国人看他态度如此坚定，才不再强迫他继位。秋，吴国派兵攻伐楚国，楚国打败了吴国的军队。四年，晋平公即位。

十三年，王诸樊去世，遗命将君位传给弟弟余祭，想要顺着兄弟的次序传位，一定要到传国给季札为止，以符合先王寿梦的心意，而且以此来赞赏季札让国的节义。他们兄弟都想要如此传国，以逐渐把君位传给季札。季札因为被封于延陵，所以称号叫延陵季子。

吴王余祭三年，齐相庆封有罪，从齐国逃奔到吴国来，吴国把朱方县封给庆封，作为他的奉邑，并把宗室之女嫁给他为妻，使得他比原来在齐国时还富有。

四年，吴国派遣季札出使到鲁国，季札到了鲁国，请求让他观赏保存在鲁国的周天子礼乐。鲁国便为他歌咏《周南》、《召南》的诗章，季札听完之后评论说：“这些乐章很美啊！已经奠立基础了，可惜的是尚未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可是人民却已经能够勤劳于王事而没有什么怨言。”接着又为他歌咏《邶风》、《鄘风》、《卫风》。季札评论说：“这些乐章很美啊！音调深沉，情绪忧伤而不困惑。我听说卫康叔、武公有如此的德泽，那么这些应该是卫国的乐曲吧！”又为他歌咏《王风》的诗章，季札评论说：“这些乐章很美啊！忧思而不恐惧，这些应该是周王室东迁以后的诗章了吧！”又为他歌咏《郑风》的诗章，季札评论说：“音节过于细琐，说明百姓不能忍受了，郑国所以要先灭亡吧！”又为他歌咏《齐风》的诗章，季札评论说：“这些乐章很美啊！音节深远弘大，具有大国之风，象征着可以作为东海诸国的表率，这应该是姜太公的风范吧！可以看出齐国的远景实在不可限量啊！”又为他歌咏《豳风》的诗章，季札评论说：“这些乐章很美啊！音节坦荡宽宏，象征着民情虽然欢乐愉悦，可是却能够有所节制，这应该是周公东征时的诗章了吧！”又为他歌咏《秦风》的诗章，季札评论说：“这就是诸夏之声了，能为诸夏之声，音节就能宏大，以至于宏大到了极点，这些应该是周室旧地的音乐吧！”又为他歌咏《魏风》的诗章，季札评论说：“这些乐章很美啊！音节中正平和，宛转抑扬，粗犷而柔美，知道俭约则行事容易，如果能够以德教来辅正的话，就可以成为英明的君主了。”又为他歌咏《唐风》的诗章，季札评论说：“忧患之思很深啊！这应该是陶唐氏的遗风了吧！要不然的话，为什么会如此的忧深思远呢！如果不是美德者的后代，

谁能达到如此的地步呢！”又为他歌咏《陈风》的诗章，季札评论说：“国家没有君主，这个国家还能传承久远吗？”从《邶风》以下的诗章，季札并没有给予什么评论。接着又继续为他歌咏《小雅》的诗章，季札评论说：

“这些乐章很美啊！音节中虽然流露出忧患之思，可是并没有叛离之意；虽然有怨恨之情，可是却不敢尽情倾吐；这不象征着周德的衰微吗？但是却还有先王遗民之风啊！”又为他歌咏《大雅》的诗章，季札评论说：“音节宽宏和乐，表面上虽然是曲折柔缓，可是其中却刚直有劲，这不正象征着文王的美德吗？”又为他歌咏《颂》的诗章，季札评论说：“这些乐章美到极点了，音节虽然刚劲，可是并不放肆；虽然柔婉曲折，可是并不卑下靡弱；虽然紧密，可是并不侷促逼隘；虽然悠远疏朗，可是并不散漫游移；虽然变化多端，可是并不放荡无度；虽然反复回旋，可是并不会使人感到厌烦；虽然心怀哀思，可是并不愁惨忧伤；虽然欢乐愉悦，可是并不过分逾度。乐调丰富多彩，有如物质虽然加以使用，可是并不会穷尽；含蓄有味，有如物质虽然很多，可是并不会完全暴露。又如施物给人，但是物的本身并不见减少；有如向人取物，而所取之物，并不见增多；节奏均匀适度，没有偏轻偏重的毛病。有时声音好像静止了，但是实际上并未停顿中断；有时声音又好像流动不已，但是实际上并非泛滥无归。五声谐和，八音调适，节奏有一定的尺度，次第整齐，相守不乱，象征着圣人之德的协同一致，尽善尽美。”接着又观赏了《象箭》、《南龠》之舞，季札评论说：“舞姿很美啊！还有一些美中不足。”又观赏了周武王的《大武》之舞，季札评论说：“舞姿很美啊！周的盛德就是这样的吧！”又观赏了《韶护》之舞，季札评论说：“很能表现圣人的伟大宽宏，可是在德性上却还不够，可见圣人的难为啊！”又观赏了夏禹的《大夏》之舞，季札评论说：“舞姿很美啊！勤劳民事而不自居其功的胸怀，要不是大禹，谁能做到这种地步呢？”又观赏了《招箭》之舞，季札评论说：“德性伟大到了美善的极点了，有如上天般无一处不遮覆，又有如大地般无一处不承载，虽然是很盛美的德性，却没有能够再赶得上他了。观赏礼乐到此，实在是到达止境了。纵使还有其他的礼乐，我也不敢要求再观赏了。”

季札离开了鲁国，又出使到齐国，劝晏平仲说：“你赶快把封邑与政权交还给国君，没有了封邑，不参预国政，你才能避免祸难。齐国的国政将要有所归属，在没有得到归属以前，灾难是不会止息的。”因此晏子就经由陈桓子把封邑和国政交还给齐君，所以后来晏子才避免了栾、高二氏作乱的祸难。离开齐国之后，又出使到郑国，见子产，就如老朋友一般亲热，他对子产说：“郑国目前的执政大夫荒侈无度，将会有祸难降临，郑国的国政迟早

一定会交付给你。你将来处理国政，应该很谨慎地以礼来治理，要不然的话，郑国将要遭到大败。”离开郑国之后，到了卫国，劝说蘧瑗、史狗、史鳅、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道：“卫国有很多的君子，不会有祸患的。”又从卫国到晋国，准备住在宿邑，听到孙文子鼓钟作乐的声音，说道：“很奇怪啊！我听说只有才辩，却不能以德服人，必定会遭到杀戮。孙文子在这里就有如燕子筑巢在帷幕上，处境非常危险，现在卫献公之丧，还停殡未葬，还能够鼓钟作乐吗？”就离开那里。后来孙文子听到了季札所说的话，深感后悔，一辈子都不听琴瑟的声音了。

到了晋国，对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说：“晋国的国政将会集于这三大夫之家吧！”临走的时候，对叔向说：“你要尽力而为啊！现在晋国国君荒侈无度，而又有很多良大夫，这些大夫都很富有，能施恩惠得民心，晋国国政将会被这三大夫之家所取得。你为人正直，不能委曲自己来盲从附和他人，一定要想办法使自己将来免于祸难啊！”

当季札刚开始出使北行的时候，到徐国拜问徐君，徐君很喜欢季札所佩的剑，可是不敢说出来，季札明白徐君的心意，因为出使到中原诸国，因此未能当时就把剑奉送给他。等到出使回来，又经过徐国，徐君已经去世了，于是季札就解下自己的宝剑，把它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然后才离开。随从的人说：“徐君已经死了，还要送给谁呢？”季札答复说：“话不能这么讲，当初我心里已经答应送给他了，难道是因为他现在已经死了，就可以违背我的本意吗？”

王余祭七年，楚国的公子围杀了楚国国君夹敖而自立为君，是为楚灵王。十年，楚灵王会合诸侯之兵来攻伐吴国的朱方，以诛杀齐国的庆封。吴国也派兵攻楚，攻取了楚国的三个方邑而去。十一年，楚国攻伐吴国，直到零娄之地。十二年，楚国又来侵伐，驻军在乾溪，结果楚国军队被吴国打败而撤走。十七年，王余祭去世，由弟弟余昧继位。

王余昧二年，楚国的公子弃疾杀死了楚国国君灵王而自立为君。四年，王余昧去世，想要把君位传给弟弟季札，季札辞让而逃。于是吴国人民说：“先王有遗嘱，哥哥死了，由弟弟继立为君，一定要把君位传给季子，如今季子让位而逃，而王余昧是最后被立为国君的，现在他既已去世，应当由他的儿子代立为君。”于是就立王余昧的儿子僚为吴王。

王僚二年，公子光去攻伐楚国，结果打了败仗，而且还丢失了先王生前的坐船。光心中畏惧，乃率领余众偷袭楚军，又重获先王的坐船才回师。五年，楚国的逃亡之臣伍子胥逃到吴国来，公子光以宾客之礼接待他。公子光是吴王诸樊的儿子，他一直认为自己的父亲共有兄弟四人，应当顺兄弟之序

传位给季子。季子既不愿意接受国君之位，而光的父亲先于其他兄弟即位，现在既然不能传给季子，光就应当继位。因此他就暗中交纳贤士，想要找机会袭杀王僚。八年，吴国派遣公子光领兵攻伐楚国，打败楚国军队，迎接楚国故太子建的母亲，从居巢而回师。并乘胜北伐，又打败了陈、蔡两国的军队。九年，公子光攻伐楚国，攻下居巢、种离两邑。原先，楚国边邑卑梁氏的少女和吴国边邑的妇女为采桑叶而争执，两女的家因此愤怒而互相攻灭，两国边邑的长官知道了，也因此愤怒而互相攻打，吴国的边邑被楚国所攻灭，所以吴王一怒之下，就派兵伐楚，攻下上述两个都邑而去。

伍子胥刚逃奔到吴国来的时候，劝谏吴王僚，告诉他攻伐楚国的好处。公子光却说：“胥的父亲、哥哥都被楚国所杀死，他只是想借伐楚为自己报复私仇罢了，对我们吴国并没有什么好处可言。”这时伍员才了解光别有企图，就找到一个叫专诸的勇士，把他推荐给光，光很高兴，就以宾客之礼来接待伍子胥。子胥乃退处于田野耕作，以等待专诸举事。十二年冬，楚平王去世。十三年春，吴国想要趁楚国丧失国君的机会去攻伐楚国，派遣公子盖余、烛庸领兵围楚国的六、灊两邑。并且派遣季札到晋国，去观察诸侯的反应。不料楚国却派兵断绝了吴兵的后路，吴兵因此回不来。这时吴国公子光就说：“这一大好机会，不可轻易失去啊！”他告诉专诸说：“此时不求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再得到呢？我才是真正的后代，按理应该即位，我想要趁此机会求得君位。将来季子虽然回国，料想并不会废除我的君位。”专诸说：“可借此机会杀死王僚，他的母亲年纪已老，儿子还很幼弱，而两个公子正领兵去攻伐楚国，却被楚国断绝了后路。如今吴国在国外已经被楚国所困陷，在国内又没有忠诚正直的臣子，如此将对我们的行事无可奈何。”光说：“我的身体即是你的身体，一切都托付给你了。”四月丙子，光预先在地下室埋伏了带甲的士兵，而邀请王僚到家宴酒。王僚派兵陈列在路途上，从王宫一直到光的家里，门户、阶梯席位上都布满了王僚的亲信人员，又有持刀带剑的卫士在两旁护卫王僚。公子光假装脚痛，进入地下室，派遣专诸在烤鱼中藏了匕首，把鱼呈给王僚，突然迅速抽出匕首刺杀王僚，王僚前兵的小刀交叉刺进了专诸的胸膛，结果还是杀死了王僚，公子光于是继位为王，是为吴王阖庐。阖庐就任命专诸的儿子为卿。

等到季子回来，就说：“如果能让先王的祭祀不至于废绝，人民不至于没有国君，社稷之神能得到奉祀，那就是我的国君了，我还敢责怨谁呢？也只有哀悼死者，事奉生者，以顺应天命了。这祸乱并非由我引起，谁即位为君，我就顺从于谁，这是先人所遵从之道啊！”于是就到了王僚的墓前报告出使的经过，并且向王僚哭祭，然后复回到自己的职位，等待阖庐所交付的

任务。吴国公子烛庸、盖余两人本来是率兵被包围在楚国，听说公子光杀了王僚，自立为君，就率领军队投降楚国，楚国封他们于舒邑。

王阖庐元年，任命伍子胥为行人，参预国家大政。楚国杀了伯州犁，伯州犁的孙子伯嚭也逃奔到吴国来，吴国任命他为大夫。

三年，吴王阖庐与子胥、伯嚭领兵攻伐楚国，攻下舒邑，杀死吴国的逃亡将领两公子。光想要计划趁机攻入楚国国都郢都，将军孙武说：“如今人民征战劳苦，恐怕行不通，不如稍作等待。”

四年，又去攻伐楚国，攻取六与灊两邑。五年，派兵攻伐越国，把越国打败。六年，楚国派遣子常、囊瓦攻伐吴国，吴国派兵迎击，在豫章大败楚国军队，占取楚国的居巢而回师。

九年，吴王阖庐对伍子胥、孙武说：“当初你们说还不到攻进郢都的时候，现在是不是已到时候了？”两人回答道：“楚国的将军子常为人贪心不足，而唐、蔡两国都怨恨他，君王如果一定要大举兴兵去攻打楚国，一定要得到唐、蔡两国的协助才行。”阖庐采纳他们的意见，发动国内所有的军队，与唐、蔡两国共同西向攻伐楚国，一直到达汉水边。楚国也派兵抵抗吴国，两国军队隔着汉水排列阵势。吴王阖庐的弟弟夫概想要先发动攻势，阖庐不答应。夫概说：“君王已经把军队交托给我，军事行动最好能先占取有利的时机，又何必再等待呢！”于是就以自己所统领的五千人去攻袭楚军，楚军大败而逃。于是吴王就纵使军队乘胜追击。等攻到郢都，双方交战五次，楚国五次都被打败。楚昭王逃离郢都，投奔到郢，郢公的弟弟想要杀死昭王，昭王就和郢公逃奔到随国。吴国军队攻进郢都，子胥、伯嚭就从坟墓中挖出楚平王的尸体，加以鞭打，来报杀父祖之仇。

十年春，越国听说吴王在郢都，国内空虚，就趁机攻伐吴国，吴国另外派遣军队去攻击越国。楚国向秦国告急求援，秦国派兵救楚，攻击吴国，吴国军队被打败。阖庐的弟弟夫概看到秦、越两国连败吴国，吴王又停立在楚国不离开，于是夫概就趁机逃回吴国，而自立为王。阖庐知道了，于是领兵回来，攻打夫概，夫概被打败而逃奔到楚国。楚昭王因此才能在九月又回到郢都，而封夫概于堂溪，称为堂溪氏。十一年，吴王派遣太子夫差攻伐楚国，夺取番邑。楚王害怕了，因而从郢迁都到都。十五年，孔子担任鲁相。十九年夏，吴国派兵攻伐越国，越王勾践在榜李迎击吴军。越国派遣敢死队挑战，敢死队员排列成三行，冲向吴军，高声叫喊而自杀身死。吴兵感到很怪异，争相旁观，越国就趁此机会去攻伐吴兵，在姑苏将吴国打败，吴王阖庐手指因此受伤，军队撤退到离姑苏七里的地方。吴王创伤发作而死。阖庐临终，遗命立太子夫差为君，对他说：“你会忘了勾践杀死你父亲的仇恨吗？”夫

差回答道：“绝不敢忘。”到了第三年，才报了越国的杀父之仇。

王夫差元年，任命大夫伯嚭为太宰。讲习战射之道，时时刻刻报复越。二年，吴王派出所有的精兵去攻伐越国，在夫椒把越国打败，报了在姑苏一仗的仇。越王勾践领着带甲的兵士五千人退守于会稽，派遣大夫文种通过吴太宰嚭向吴国求和，请求把国政交给吴国，而自己愿意屈身为奴仆，作为求和的条件。吴王准备答应，伍子胥劝谏道：“以前有过氏杀死斟灌国君，而又攻伐斟寻，消灭了夏后帝相，帝相的妃子后缙那时正有孕在身，逃到有仍，生下少康。少康做了有仍的牧正，有过氏又想杀死少康，少康逃奔到有虞国。有虞国追思夏德，于是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少康为妻，而封他于纶，只有十里见方的土地，五千人的部众。后来就以此收聚夏朝的遗民，修整夏朝的官职。派人去诱引有过氏，终于消灭了有过氏，恢复夏禹的业绩，继续夏朝的祭祀，承受天命为帝，重整夏朝的版图故地。现今吴国并不比有过氏强盛，而勾践的势力又远超过少康，现在如果不借这个机会把他消灭，又要去宽容赦免他，将来再想要消灭他，不是很困难吗？而且勾践的为人，能够忍受辛勤劳苦，如今不把他消灭，将来一定会后悔不及的。”吴王不肯接纳，而听信太宰嚭，终于答应越国求和，与越国订立盟约而退兵离去。

七年，吴王夫差听说齐景公去世，而大臣争权，新君的势力又微弱，就起兵北伐齐国。伍子胥劝谏道：“越王勾践饮食不讲求多味，衣着不讲求多采，生活俭朴；又去哀悼死者，慰问疾患，而且想要动员其人民。他如不死，必定会成为吴国的祸患。现在越国就有如我们的心腹之患，而君王不先加处理，却反而致力于攻伐齐国，如此做法不是很荒谬吗？”吴王不肯听从他的劝谏，就北伐齐国，在艾陵把齐国军队打败。到达缙邑，召见鲁哀公，要求鲁国供应牛羊猪祭品一百套。季康子派遣子贡以周礼劝说太宰嚭，这件事情才平息下来。吴王因而留下来略取齐、鲁两国南边的土地。九年，为邾国去攻伐鲁国，到了鲁国，与鲁国订下盟约才退兵而去。十年，又借此机会攻伐齐国而回。十一年，又派兵北伐齐国。

越王勾践率领他的部众朝见吴王，呈献丰富的礼物，吴王非常高兴。只有伍子胥心中忧惧，说道：“这种作为是表示越国将要背叛吴国了。”因此就劝谏吴王说：“越国是我们的心腹之患，现在我们在齐国已达到目的，好像得到石田，没有用处。而且《盘庚》之诰说：‘行事如有失坠差错，将会被消灭无遗。’以此作为警惕，商朝因此兴盛。”吴王不肯听纳。派遣子胥出使到齐国，子胥就把他的儿子托付给齐国大夫鲍氏照顾，回来向吴王报告出使经过。吴王知道了这件事，非常生气，给了子胥属镂之剑，要他自杀。伍子胥临死之前说：“在我的坟墓上种植梓树，使他长成之后，可以制造棺

材。挖出我的眼睛,放在吴国国都的东门上面,将来可以看到越国消灭吴国。”

齐国的鲍氏杀死齐悼公,吴王知道了,在军门之外哭悼了三天,然后就走海道去攻打齐国,齐人打败吴军,吴王才领兵回国。十三年,吴国征召鲁、卫两国国君,于橐皋会盟。十四年春,吴王北上,与诸侯会于黄池,想要称霸中国,以保全周王室。六月丙子,越王勾践派兵攻伐吴国。乙酉,越军五千人与吴军交战。丙戌,俘虏了吴国的太子友。丁亥,攻入吴国国都。吴人把战败的消息报告给夫差,夫差想加以隐瞒,不愿让各诸侯国知道这件事。可是却有人把这消息泄露出去,吴王非常生气,把来向他报告消息的七个人通通杀死在营幕之下。七月辛丑,吴王与晋定公争着要当诸侯的盟主,吴王说:“就周王室而言,我为吴太伯的后代,年辈较长。”晋定公说:“就姬姓诸侯而言,我是侯伯,地位较尊。”彼此争论不决,晋国的赵鞅一怒之下,准备率兵攻伐吴国,最后才以晋定公为盟主。吴王和诸侯结盟之后,与晋君告别,想要去攻伐宋国,太宰嚭说:“虽然可以战胜宋国,但是宋国风土习俗和我们不同,并不适宜我们居处。”才领兵回国。可是太子已被人所俘虏,国内空虚,而吴王在外时间很长久,士卒都疲惫不堪,于是就派遣使者带了贵重的财货送给越国,与越国讲和。十五年,齐国田常杀死田简公。十八年,越国国势日益强大,越王勾践又率兵在笠泽把吴国军队打败。楚国消灭陈国。二十年,越王勾践又攻伐吴国。二十一年,攻围吴国国都。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国打败吴国。越王勾践想要把吴王夫差迁徙到甬东,给他百户人家,要他居住在那里,吴王说:“我年纪大了,已经无法来侍奉你了。我很后悔当初不听从伍子胥的劝言,使得自己落到今天这么凄惨的地步。”就自杀而死。越国灭亡了吴国,杀死太宰嚭,认为他不忠于吴王,然后班师回国。

太史公评论道:孔子说:“吴太伯的德性可以说完美到了极点,再三把天下让给弟弟,使得人民简直不知道怎样称赞他。”我读了古文《春秋》,才知道在中原的虞国和在荆蛮之界的句吴原来是兄弟之邦。延陵季子的仁心以及向慕道义的心怀无止境,能够观察隐微而测知时代的治乱。啊!何况他又是一个多么见闻宏富,博识事物的君子啊!

吴王国历代国君

句吴姬太伯 一作泰伯。商代吴国始祖。周古公亶父(即太王)长子。因古公欲立幼子季历,与其弟仲雍奔江南,改从当地风俗,断发文身,建立吴国,都吴(今江苏苏州)。自为君长。约当商帝武乙时。卒,弟仲雍立。

吴仲雍 即姬仲雍。周古公宣父（即太王）次子，太伯弟。商代吴国君长，继太伯而立。初古公欲立幼子季历，仲雍与兄太伯同奔江南，建吴国，都吴（今江苏苏州）。太伯卒，即立。约当商帝武乙时。

吴伯吴周章 西周吴国国君。仲雍曾孙，季简孙，叔达子。继叔达而立。周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后，得知其已为吴君，因而封之；并封其弟虞仲于虞（今山西平陆北）。卒，子熊遂立。

吴熊遂 西周吴国国君。周章子，继周章而立。（一作周章子熊，熊子遂）卒，子柯相立。

吴柯相 西周吴国国君。熊遂子，继熊遂而立（一作熊子遂，遂子柯相）。卒，子疆鸠夷立。

吴疆鸠夷 西周吴国国君。柯相子，继柯相而立。卒，子余桥夷吾立（一作余乔疑吾）。

吴余桥夷吾 一作余乔疑吾。西周吴国国君。疆鸠夷子，继疆鸠夷而立。卒，子柯卢立（一作柯庐）。

吴柯卢 西周吴国国君。余桥夷吾子，继余桥夷吾而立。卒，子周繇立。

吴周繇 西周吴国国君。柯卢子，继柯卢而立。卒，子屈羽立。

吴屈羽 西周吴国国君。周繇子，继周繇而立。卒，子夷吾立。

吴夷吾 西周吴国国君。屈羽子，继屈羽而立。卒，子禽处立。

吴禽处 西周吴国国君。夷吾子，继夷吾而立。卒，子转（一作柯转、专）立。

吴转 亦作专，一作柯转。西周吴国国君。禽处子，继禽处而立。卒，子颇高（一作颇梦）立。

吴颇高 一作颇梦。西周吴国国君。转子，继转而立。卒，子句卑（亦作句毕、毕轸）立。

吴句卑 亦作句毕、毕轸。春秋吴国国君。颇高子，继颇高而立。时晋献公灭周北虞（姬姓国，今山西平陆境）。晋伐虢（今平陆南）。卒，子去齐立。

吴去齐 （？—前 586）春秋吴国国君。句卑子，继句卑而立。周定王二十一年（前586），卒，子寿梦立。吴之年始可纪。

吴王吴寿梦 （？—前 561）一名乘。春秋吴国国君。去齐子，继去齐而立。前586—前561年在位。时吴益大，称王。适晋、楚争霸，晋欲以吴削弱楚。周简王二年（吴王寿梦二年，前 584），楚申公巫臣流亡在晋，请使于吴，晋侯许之。巫臣教吴用兵乘车，使吴叛楚。吴伐楚、伐巢（今安徽瓦埠湖东南）、伐徐（今江苏泗洪南）、入州来（今安徽凤台）。吴伐郟（tán，

己姓国，今山东郯城西南）。郯与吴媾和。十年（前 576），与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猷等会于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吴参与中原诸国盟会始于此。周灵王二年（前 570），楚攻吴，取鸠兹（今安徽芜湖东），至衡山（今当涂东北横山），复以邓廖攻吴都，为吴所败。吴取驾（今无为境）。王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日余祭，三日余昧，四曰季札。季札贤，欲立之，季札坚让。十一年（前561），卒，诸樊继为吴王。

吴王吴诸樊（？—前 548）亦名謁、过。春秋吴国国君。寿梦长子，继寿梦而立。前561—前548年在位。既立，徙都于吴（今江苏苏州）。周灵王十二年（前 560），乘楚丧伐楚，败于庸浦（今安徽无为南），公子党被俘。吴以庸浦之败告晋，请会诸侯之师伐楚，诸侯以伐人之丧为不德，辞吴伐楚之请。十三年（前 559），楚攻吴，吴不出；楚师还。乃出击，败楚，获公子宜谷。后吴、楚多次争战，互有胜负。二十四年（前 548），冬，亲率师伐楚，攻巢（今安徽瓦埠湖南），中箭死。弟余祭立。

吴王吴余祭（？—前 544）春秋吴国国君。寿梦子，诸樊弟。继诸樊而立。前548—前544年在位。周景王元年（吴王余祭四年，前544），伐越，获越俘，使守舟。王观舟，越俘杀之，其弟夷末（一作余昧）继为吴王（一说余祭在位十七年）。

吴王吴夷末（？—前 527）亦作余昧、夷昧。春秋吴国国君。寿梦子，余祭弟，继余祭而立。前544—前527年在位。既立，使其弟季札通好北方诸侯。季札历访鲁、齐、郑、卫、晋等国。周景王七年（吴王夷末六年，前538），楚以诸侯之兵伐吴，围朱方（今江苏镇江东），克之。王为报朱方之役，乃兴师伐楚，入棘（今河南永城南）、栎（今新蔡北）、麻（今安徽砀山东）。八年（前 537），楚又会诸侯之师攻吴，吴败楚于鹊岸（今安徽无为西南江岸）。九年（前 536），楚攻徐，吴救之。楚令尹子荡率师伐吴，吴败之于房钟（今安徽蒙城西南）。十六年（前 529），乘楚灵王之丧兴师取州来（今安徽凤台）。十八年（前 527），卒，四弟季札当立，季札让，逃去。子僚立为王。

吴王吴僚（？—前515）一名州于。春秋吴国国君。夷末（一作余昧）子，前527—前515年在位。夷末卒，季札当立而逃去。吴人乃立僚。周景王二十年（吴王僚二年，前525），以舟师伐楚，战于长岸（今安徽当涂西）。先败楚，继而大败，失王乘舟“余皇”。吴公子光（诸樊子）夜袭败楚，夺回“余皇”。周敬王元年（前 519），攻州来（吴、楚争夺之地，今安徽凤台），楚与顿、胡、沈、蔡、陈、许之师往救，战于鸡父（今河南固始东南）。楚败。吴师入郢（今河南新蔡境），取楚太子建之母而归。二年（前518），

伐楚，破巢（今安徽瓦埠湖南）及钟离（今凤阳东）。五年（前 515），乘楚平王丧，使其弟掩余、烛庸率师攻楚之六（今安徽六安东北）、灊（今霍山南），楚师绝其后，吴师进退两难。公子光自以当立，乘机设宴请王赴会，遣专诸（即专设诸）刺杀王。光即位，是为吴王阖闾（或阖庐）。

吴王阖闾吴光（？—前 496）一作阖庐。春秋吴国国君。诸樊子（一说夷末子），继僚而立。前515—前496年在位。初，以己当立而使专诸刺杀王僚自立。既立，召伍员（字子胥）为行人（外交官），以伯嚭为大夫，共谋国事。伍员请分兵以扰楚，并荐孙武（字长卿）于王。王用伍员之谋，不断攻楚。使楚师疲于奔命。十四年（前 506），与蔡、唐之师伐楚。吴水师溯淮而上，至淮汭舍舟登陆，越大别山，破楚军于柏举（今湖北麻城东），乘胜攻入郢城（今湖北江陵），楚昭王奔随（今随州）。十五年（前505），秦救楚，败吴师。王弟夫概乘机潜归自立为王。乃引兵攻夫概，夫概兵败奔楚。越乘吴忙于攻楚之际，屡袭吴。二十四年（前 496），闻越君允常卒，伐越，与越战于携李（即醉李，今浙江嘉兴南），大败，伤指，卒于陔（去携李里）。子夫差继立。

吴王夫差（？—前 473）春秋吴国国君。阖闾子（一说吴光孙，吴波子），继阖闾而立。前496—前473年在位。既立，以伯嚭为太宰，习战射，欲为父报仇。周敬王二十六年（吴王夫差二年，前 494），败越于夫椒（今江苏吴县西南太湖中），乘胜攻破越都。越王勾践以甲盾 5000 栖于会稽山（今浙江嵊县西北），使大夫文种赂伯嚭请和。伍员（字子胥）谏，不听。与越讲和。乘胜北上，以图向北扩展。伐陈，征服鲁、邾，开凿邗江（又名邗沟、邗溟沟、渠水、中渚水），以通漕运。三十六年（前 484），在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北），大败齐兵。三十八年（前482），与晋定公、鲁哀公、周卿士、单平公会于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欲霸中原。时越经10年休养生聚，国力恢复，遂乘吴国内空虚，伐吴。越败吴，获太子友、王孙弥庸、寿于姚，破吴都。王匆忙南归，与越和。周元王三年（前 473），越兴师攻吴，囚王于姑苏山（今江苏苏州西南）。及使公孙雄（一作王孙雄或王孙骆）肉袒膝行请和。越王勾践不许，遂灭吴，使吴王居甬东（一作甬句东，越地，今浙江舟山岛普陀北）。吴王自杀，越归其尸。

关于吴姓始祖的一些注释、大事记、历史、古迹

1、吴姓出自太伯和仲雍，在太伯与仲雍时代，还属于商王朝时期，这

时期的姓主要还是家族的标志，很少把姓与名连在一起。《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说太伯奔荆蛮，自号句吴。《史记集解》中说“句吴”这个地名是太伯起的，地在今江苏无锡，过去是没有“句吴”这个名称的，故史家称太伯和仲雍为吴太伯和吴仲雍，此后太伯与仲雍的后裔便以吴为姓。但如前所述，在那个时代，姓通常不与名连在一起，故《史记》中对太伯和仲雍的后裔亦多书其名而不书其姓，其实他们都姓吴。到了吴国于公元前 473年被勾践所灭时，已经是战国时代了，人人都有姓的时代开始了。

2、《史记正义》：“吴，国号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至十九世孙寿梦居之，号句吴。寿梦卒，诸樊南徙吴，至二十一代孙光，使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

3、《史记集解》：“太伯冢（坟墓）在吴县北梅里聚，去城十里。”

4、《史记索隐》：“仲雍冢在吴乡常熟县西海虞山上。”

5、《史记索隐》：“虞仲都太阳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圻（夏王朝首都在安邑）。左传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则虞仲是太王之子必也。是仲雍称虞仲。今周章之弟，亦称虞仲，所以祖与孙同号也。”

6、吴王寿梦二年是鲁成公七年（公元前 584年），自这一年起，吴国的历史才有准确的年代记录。

7、吴王寿梦于鲁襄公十二年（公元前561年）去世。

8、诸樊元年，诸樊让位给季札，但季札不接受王位，并且躲避到乡下去种田，时在鲁襄公十四年（公元前559年）。

9、鲁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季札封于延陵（今江苏常州），称延陵季子。

太伯和仲雍给句吴国带来了北方的先进生产技术，同时领导人民兴修水利，开凿了一条长87里，宽12丈的太伯渎（今名伯渎港），既便利灌溉农田又方便舟楫往来。直到现在，伯渎港仍是江苏无锡县梅村与外界往来的主要水道。根据《吴越春秋·吴太伯传》中说，在太伯领导下，句吴国“数年之间，民殷富”。

在句吴国初期，北方之商王朝已经衰落，战争不断，为了保卫家园，太伯带领百姓修筑城郭，据《吴越春秋》中说，太伯修筑的故吴城“周三里二百步，外廓三百余里”，百姓皆耕田其中。

太伯无子，由弟仲雍继位，太伯葬于今鸿声乡的鸿山（古称皇山），仲雍葬于皇山东北七十里的常熟虞山。

周武王灭商之后，正式封太伯后裔周章为吴国诸侯，封周章弟虞仲为虞国诸侯，地在今山西平陆县。周章去世后，子熊遂立，封周章少子贲为安阳，地在今无锡县城西约22公里处的安阳山，安阳山即由此得名。

寿梦在位25年，曾与诸侯会盟三次，公元前 576年，寿梦与晋、鲁、宋、卫、郑等国盟于钟离（今安徽凤阳东），据《吴越春秋·吴王寿梦传》的记载，寿梦曾向鲁成公请教周的礼乐，“成公悉为陈前王之礼乐，因为歌三

代之风。”寿梦观后说：“孤在夷蛮，徒以稚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公元前568年，寿梦又与鲁、晋、宋、卫、郑、曹等14国诸侯会盟于戚（今河南濮阳北），协商遏制楚国向北扩张。公元前563年，寿梦又与鲁、晋、宋、卫、曹、莒、齐等国会盟于今江苏邳县，会盟结束后，诸侯联军消灭了邶阳（邳县西北），打通了与彭城平行的第二条联吴通道。

公元前515年，吴公子光收买刺客专诸刺死王僚，吴光即位，就是吴王阖闾。吴光即位后，命伍子胥筑大小阖闾城，据《咸淳毗邻志》云：“大城在姑苏，小城在富安乡”。公元前514年，吴光由梅里迁都大阖闾城，即姑苏城（今江苏苏州）。

太伯庙，东汉永兴二年（公元154），吴郡太守糜豹奉旨修建，地在太伯故城址。历代帝王曾多次派员修葺，按时祭祀。东晋太宁元年（公元323）10月，明帝命祭太伯用王者礼，封太伯49世孙吴皋益为昭衍公，赐田百顷。1100年，宋哲宗皇帝封太伯为“至德侯”。后宋徽宗皇帝赵佶又封太伯为“让王”。明清以后，修太伯庙成为地方乡绅官长的首要大事，重点修缮约有10次，分别修建于1499年、1517年、1596年、1621年—1627年、康熙初年、康熙三十年（1691）、1738年、1818年、1849年、1860年。

1982年，太伯庙被列为江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省、县两级拨款135万元重修太伯墓。

太伯墓，又名吴王墩、皇陵、皇坟。东汉糜豹《太伯墓碑记》中记载，154年，糜豹奉诏修太伯墓庙于梅里皇山（今名鸿山）。东晋咸和年间，殷师为晋陵太守，表其墓，置守冢一家。康熙十三年（1674），无锡知县吴兴祚重修太伯墓。雍正四年（1726），知县王乔林“勒石永禁”。乾隆二年（1737），金匱知县王允谦“更建享堂墓门”。嘉庆二十三年（1818），邑令齐彦槐、里人华瑞清重建享堂墓门，筑石围墙，丈得实存墓地十八亩六分六厘，墓外隙地十亩八分四厘。

注：

①“五氏”中的“氏”原始意义是神或者近似于神的圣贤，但发展到神农氏以后，“氏”又演化成一个部落的标志。另外，关于华夏民族的两个始祖炎帝和黄帝，炎帝就是“五氏”中的神农氏，国语云：“少典娶有峤氏女，生黄帝、炎帝。”《史记》中又说：“黄帝者，少典之子。”但《史记·正义》中又有注释说黄帝之母是附宝。据历史学家考证，黄帝与炎帝部落（即神农部落）战于阪泉之野时，炎帝部落的首领是姜榆罔，他是炎帝的九世孙。《史记·集解》注明，少典是诸侯国名，不是人名。所以，炎帝神农氏和黄帝都是少典国君的儿子，是不同时代的少典国君之子，他们有共同的血统，但不是同一时代人，也不是两兄弟。又有一些古书说，有娇氏女名安登，生炎帝于姜水，故炎帝姓姜。《史记·集解》中说黄帝母曰附宝，怀孕二十四个月生黄帝于寿丘，后长于姬水，故黄帝姓姬。

②有些文献和古籍中把太伯和仲雍两兄弟写成太伯和虞仲两兄弟。《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讲得很明白：“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圻（今山西平陆县），是为虞仲。”在《史记》的这一段正文里，虞仲显然是仲雍的曾孙。本书为了统一，以下凡有周太王长子与次子之名出现，一律称为太伯和仲雍，不再用太伯和虞仲，也不再考证其他古籍如《左传》等有关周太王之子太伯和虞仲的提法。

中华吴氏源流歌

吴氏先祖 起源黄帝 帝娶螺祖 西陵氏女 生育二子 玄囂昌意
囂生蛟极 极生帝啻 啻妃姜嫄 又生后稷 稷又名弃 周祖始立
传至公刘 蓬勃兴起 经传九世 古公亶父 迁居岐山 筑城安邑
尊周太王 始奠周基 王有三子 长曰泰伯 次曰仲雍 幼曰季历
历之子昌 睿智刚毅 贤名广布 甚得王意 欲传位历 昌好承继
泰伯仲雍 知王之意 乃奔荆蛮 让位于弟 纹身断发 以示回避
季历果立 是为王季 顺传于昌 不负祖意 史称文王 一代圣帝
荆蛮泰伯 重贤尚义 自号勾吴 千家归一 泰伯公卒 仲雍继立
仲雍公卒 子季简立 季简公卒 子叔达立 叔达公卒 子周章立
武王克殷 分封吴地 至十九世 寿梦位继 称为吴王 定都梅里
有子四人 忠义孝悌 长子诸樊 次子余祭 幼子季札 三子余昧
季札虽幼 明礼重义 梦欲立幼 季札无意 礼让五位 两次逃避
后封延陵 号曰季子 延陵季子 典从此起 王僚即位 姬光不契
专诸刺僚 拥位自立 春秋争霸 开疆拓地 兴兵伐楚 入越樺李
不幸伤趾 中毒而毙 夫差继位 父仇牢记 灭掉越国 扬眉吐气
差亡不善 忘乎所以 歌舞升平 磨损锐气 反遭越覆 失了神器
列国终结 秦始统一 吴氏分流 迁徙各地 代代相传 繁衍生息
五洲四海 皆有兄弟 三让高风 族之精髓 孔子题碑 太史公记
称为至德 世家第一 社会细胞 氏族根基 民族团结 中华一体
社会昌盛 民众安逸 为国为民 鞠躬尽瘁 火递薪传 千秋万岁